

(三) 集事故問民

「倉周和公關」

作等冀桂王



539.5

113



印編店書華新岳太

539.5
113

目 錄

「關公」和「周倉」..... 群衆周報（一）

神虫的故事..... 王桂冀、張高林（三）

櫻耳菜王..... 冀察熱導報（五）

鬼..... 董均倫（九）

搗鬼..... 許行（一二）



67145

「關公」和「周倉」

群衆周報

有一年時疫流行，到處都有害病的，人們愁的沒辦法。

這時候，一個巫神出來了，他見人就說：「這回大家害病，是因爲平時不敬周倉爺爺，惹的他老人家走上天宮，奏給玉皇，說咱們犯了律條，玉皇生了氣，才降下這場病災。」好多人聽了，都僂以爲真，一個老漢就求告說：「你是不是能想辦法？請他老人家來給咱消消災吧！」巫神見大家信了，更有威風的說：「這個我倒可以辦，就是要着大家誠心不誠心哩！」大家急忙說誠心，巫神就說：「好！明天我在廟上設壇，大家都到。」

第二天，大人小孩擠了一廟院，巫神坐在香案後面，怪聲怪氣的下了神，唱：「衆位百姓要聽真，現在我來顯神靈，紅神馬來要

三四，青神馬來兩匹整（就是要紅布和青布，一匹是三尺），再給我五斗喂馬料，我喂飽馬兒上天宮，玉皇面前求個情，半月以內要成功。」滿院的人齊說：「大紅大青一定齊備，只求周老爺大恩，免了大家的病。」

當下大家回來，就照他吩咐的把東西送去，單等大家的病好。一天，兩天……眼看期限到了，可是大家的病還沒好。這怎麼辦呢？巫神也着了急。恰好那天一個貨郎担來串鄉，巫神一見，想出一條計策：就說這貨郎衝了周倉老爺的神駕，所以大家的病才不好，要大家快把他綁到廟上去。衆人一聽，就把那人往廟上拉。這貨郎是個乖巧人，想起周倉是屬關公所管，也心生一計，就把眼一瞪，裝着下了神：「我神本是關雲長，救災救難到下方，你們小民好大胆，爲啥敢把我來綁？」巫神一聽，心裏發慌，忙叫大家給他鬆了綁。貨郎看見成功，就接着說：「要想治病也不難，我差周倉走一

番，明天廟裏設香案，單叫周倉來跪壇，連跪三天和三天，不喝水來不吃飯。……」這一下，巫神才害了大怕，要是真饑着肚子，跪三天三晚，光受罪也受死啦！就慌忙跪在「關公」面前，磕頭說：「天爺爺！我不是周倉呀！前些天下神是裝的，想弄點財物罷哩！」衆人一聽，生了大氣：「呵！你騙我們啦！」圍上來就要打巫神。這時「關公」才說：「衆位老鄉：他不是周倉，我也不是關公了，都是裝的。大家要治病，趕快請醫生，求神求鬼都不頂事。」

這時大家才明白：過去信神信鬼，都是上了當。

神靈的故事

王桂英
張高林

有一年，莊稼長的一人多高，人們都說是年五穀豐登啦，家家都特別高興。到搗了鋤，人們都很閒在，下地拿着鋤刀，到地裏觀

望那滿心指望豐收的好莊稼。有一天，一個叫李洛法的到地裏去轉，看見穀穗上爬着小虫爾，正在咬葉子吃，他心中滿不在意。可是過了幾天，又去看，虫子已經多的亂烘烘的了，葉子也吃的破落索的了。這下子洛法着了急，心中想：「這是虫王爺放的災，準是牠把盛虫爾的瓶蓋揭開了，燒個香爾教虫王爺收回吧！」他自言自語的叨唸着就往回走，在半路上碰見了王三喜，領着全家老小，拿着棍子、布包、柳斗子，不知道幹什麼去。李洛法就問：「你們幹什麼去呀？」王三喜急促地大聲說：「打虫子去呀！你的地裏有沒有？」李洛法聽了，生氣而又不肯大聲嚷，把咀趁到三喜的耳朵邊說：「別嚷了，這是神虫！是虫王爺放的災，越嚷越多。回去吧！別打，越打越厲害！打了吃光。」王三喜沒聽他的話，仍領着全家的人拿着傢具就往地裏去，賣晌熬黑，整整打了三天，那一人高的穀子才算落住了。可是李洛法哩？回到家中和老婆說：「咱們地裏

出了神虫，要不燒香，一年就沒指望了！」說着就和他老婆去買了十封香悄悄走到地頭，把香點着，兩個就像搗蒜般地磕起頭來，咀裏還不住地叨唸：「虫王爺老神仙把災收回吧！」兩個人整整磕了半天，使了滿頭大汗。回來燒香擺供，整折騰了三天。可是香燒光了，莊稼也吃光了。李洛法灰心喪氣，只好蒙頭的睡起覺來。

到了秋天，王五喜金黃的穀子每畝都打兩石多，全家都笑的合不上嘴，可是李洛法呢光打了幾口袋糠粃，全家一年沒吃的，穿的，後悔的成天抱頭大哭起來。

軟耳桑王二

冀察熱導報

王家庄上，有個人叫王二。

王二這人可好哩，又老成，又實受，對種莊稼的事兒樣樣精通

。就是有一樣毛病，他的『耳朵太軟』，遇見着急的事情，自己心裏就沒主意。有一回，他的老娘病啦；病的很利害，愁的王二整天連飯都吃不下。老鄰居們就來告訴王二說：

『王二！聽說你的娘病了？』

王二說：『是！正愁的沒法呢』。

鄰居們說：『不怕！你到先生莊，把那看病的先生請來，給你根摸摸脈，開個方，抓付藥，熬熬吃下就好了。』

王二聽很喜歡，帶上些錢就走，他的老鄰居又一耙把他拉着說『王二！你到先生莊去請先生，在路上可要小心哪！』

王二說：『我這大個子，狼又吃不了我，小心什麼？』

鄰居們說：『到先生莊，要路過巫婆店；巫婆店那裏，有很多巫婆子，她們會向你說一些胡話，你千萬不要信；你若一信，受了她們的騙，你娘的病就治不好了』。

王二說：「對，我一定記着你們的話！」

王二離開家，就像飛一樣的往龜生莊跑去。跑了一個時候，跑的口乾口渴，看到眼前有個大村莊，他心想：「到了先生莊了吧？」

進了村，聽見一個女人，就向那女人問：

「借光請老衣娘，這是什麼村？」

那女人說：「這是那婆店，你到那裏去呀？」

王二說：「我到龜生莊去請先生，來給我娘治病。這裏離先生

莊還有多遠？」

那女人就是個巫婆子，聽見王二要去請先生，就和王二說：「這裏離先生莊可遠咧，你一年也走不到，你把請先生的錢給了我，

我給你出個主意，就可以把你娘的病治好。」

王二聽見那巫婆子可以治好他娘的病，他就把老鄰居們告訴他要小心受騙的話，忘得一乾二淨，說：「老大娘你說吧，我娘的病

怎樣治？」

那巫婆子就裝着下了神，唱起來：

「吾神下了凡，王二聽吾言，要想治娘病，去找活神仙，從遠往東走，不見不回還……」

王二受了巫婆子的騙，把給他娘請先生的錢，給了巫婆子，出了巫婆店，就往東走開啦，走到一個村，見個人就問：

「你們這裏有活神仙嗎？」

被問的人說：「沒有！」

王二又往東走，到了另一個村又問：

「你們這裏有活神仙嗎？」

被問的人又說：「沒有！」

他這樣過一村問一村，走了好多天，過了好多村，直直的往東走。

走到大海邊上看見前面是汪洋的大水，不能再走，活神仙還是沒問到。王二到了這時，知道受了巫婆子騙。回過頭來，又趕緊往家走，跑到家裏一看他娘早就病死啦。老鄰居們都來問王二說：

「王二！你給你娘請先生，怎麼請了這多日子呢？」

王二說：「我走在路上，忘了你們告訴我的話，路過巫婆店，聽了巫婆子的胡說去找活神仙，一直找到海岸上，連個神仙毛兒也沒有找到，回來把個娘也死了。」說着王二就大哭起來。老鄰居們聽了王二的話，都瞞怨他說：「那裏有什麼神仙吶？都怨你耳朵太壞。」

鬼

寶均倫

還是十年前的事了。那年秋裏，我從劉珍年的隊伍裏跑回來，

走到平度城南一個曠地。天就黑了。我尋思到這個大門裏去找個宿，正好走出一個老頭來，我說：「老大爺：行行好，留俺一個宿吧。」老頭說：「是啊，誰出門還攔着房子啦，我倒有個閒房，就是不大清淨，要不嫌乎你就來宿。」我心裏想：那裏有什麼鬼妖的，都是自己吓自己。我就說：「老大爺：出門在外的人，那裏去找那麼些方便，你就留我個宿吧。」他就把我送到西院的一個房子裏。老頭子開開門，點上燈，唉呀，屋裏陰森森的，窗台上蜘蛛網，桌子上的灰，滿滿的，那個老頭掃掃炕，拿了被給我蓋，我問他都有什麼人？他說：「我命苦，這時候就剩俺老兩口子。以前我有個兒，長病死了。媳婦子白天黑價的哭，有一天俺老兩口子都暈覺了，她就在這個房子裏吊死了。從那以後，俺老兩口子就不願意進來，進來就難受。今年伏裏聽傳言傳語的說：俺街上有個打更的，晚上聽見這個屋裏有動靜，他爬到後窗上一望，望見屋裏有個女的在梳頭

。也許是冤氣不散。先生，你晚上睡覺警醒點。」他要了一會，就走了。我想，管他媽的，我吹死燈，關我的覺。也怪，怎麼關也關不着。到了半夜，我聽着，院子裏那些草嘩啦嘩啦的響，桌上的燈，「叭噠」的墜在地下，我大大膽唛喝說：「媽的，老子什麼也不怕，總我滾。」聽着，從桌子上「撲通」的跳下一個東西來，不多時候，院子石頭上聽着好像一個穿木頭底鞋的女人叭噠叭噠的走過來，我心裏的話，「怎麼，這是真來了？」我爬起來，避在牆邊下來了。我就和她拚上。這時候，她走到門根下，引的那個門，呼嚕呼嚕的響，又叭噠叭噠的回去了。沒多大時候，又叭噠叭噠的回來啦，引門又沒引開，就聽着窗下的樹好像人掙的枝子和葉子響，我想，她要把窗檻裏鑽進來？我自己覺着頭髮梢都「一扎扎」的。這時候，我聽着那個老頭在院子裏跟他老婆子說：「找着了，驢在這院子裏。」媽的，這是個驢。我的心，撲通下的放下了。我就快拉

洋火點燈，地上一個貓，「趣」一下子跑出去了。哦！燈，原來是牠墜下來的，我誠：淨自己吓自己。那有什麼鬼呀妖啦的。

搗鬼

許行

靠在山東小清河邊有一村莊，莊裏的人都是做莊稼的，這個莊和別的莊子一樣——窮人多富的少；人也和別的莊子的人一樣信鬼信神。

莊東頭有一家姓李的大地主，有兩個兒子都是窮人的活閻王，尤其是第二個兒子更厲害；他一雙斜眼一翻，坑人的鬼計就來了，莊裏被他害過的人，拿二十四位的算盤都打不過來。當面都叫他李三爺，背地裏就叫他李二那。

莊西頭住着一家姓王的，他家裏有五畝多好地，有一輛七十歲

的老娘和一個二十多歲的老婆，他老婆生的挺俊。一家三口，生活也湊湊付付的能過。這姓王的是一个二十多歲的小夥子，身板挺硬，膽子很大，別人都叫他王大膽。

王二邪早就看好了王大膽的老婆；但王大膽，又不租他的地種，二邪和他沒有什麼金錢來往，一時沒辦法弄到手。

秋後的晚上，打穀場上總是有人拉呱，李二邪就不斷的到王大膽的打穀場上去玩，和王大膽套近乎。王大膽知道，李二邪是黃鼠狼給鷄拜年，沒按好心。有天晚上李二邪正重的說：「三官廟裏近來有鬼。」王大膽說沒有，三說兩說就把王大膽激火了，他說：「有他娘陰鬼？咱就不信這一套。」你就不信咱就打個賭。」李二邪說。

「打賭就打賭！你爲說打賭賭吧？」假如真的沒有鬼，就算我輸了；我給你五畝好地，四間房子，一匹肥馬！假如你輸了呢？」

「李二邪翻一翻斜眼沒有往下說。王大胆說：『我家裏有陰，你要陰都行。』」你如果過鬼就得死，你一死，你的老婆就沒人管了，把她給我也就算了。」李二邪正正經經的說。

第二天他倆就真的立了合同，規定：在三官廟的大殿裏，王大胆在那兒，能待三夜就算李二邪輸了，待不了三夜，就算王大胆輸了。第二天晚上王大胆吃了些酒，提了一把西瓜刀，一隻扎槍，帶了些臘燭就去了。李二邪把大殿門開開，放他進去，就嗚吧一聲把大殿門鎖了。

王大胆把燭點上一看，四周全是大大小小的泥胎，地上放著兩口黑森森的棺材，他就一屁股坐在供棹上，他心裏有點一年一乍的，廟裏很靜，除了聽見螞蟬叫，什麼聲音也沒有。天已三更過了，他正在打盹時，就聽見棺材，磕磕的響，他有點慌，看那棺材蓋忽然橫在棺材上了，突然從裏面跳出一個混身全是黑的，分不出頭臉的

鬼來，像哨子一樣叫，就朝着王大胆撲來，王大胆吸了一口氣，從後一撒身子，順手就給了那鬼一刀，他和那鬼就你一刀我一刀的幹起來。他心裏多少總有些害怕，眼看就要不行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公鷄叫了，那鬼叫了聲就由泥胎上跳到天棚上去了。一迷信者傳說，鷄一叫鬼就要回去，爲的證實他是鬼，才這樣做。天明，李二邪一見王大胆就怔住了，他勉強的笑了笑說：「夜裏沒有啥動靜嗎？」王大胆搖了搖頭，就回家去了。王大胆一到家就把夜裏遇見的對他娘說了，一家都愁了。一轉就是第二夜，王大胆沒向李二邪示弱。經過情形和第一夜差不多。眼看第三夜到了。王大胆也覺得這是最險的一夜了，他全家都犯愁，他娘和他老婆找瞎子算卦，向老佛燒香抽籤，都說王大胆得罪了鬼，陰辦法也救不了他。這天下午，王大胆把附近的鄰居，本家，都找了來託咐後事。他老婆哭了，娘也哭了，本家、鄰居也都陪著流眼淚。天漸漸的黑了，就有一個人說

「奇怪，不是說一遇見鬼就死嗎？你怎和鬼打了兩夜還沒死？」這句話把大家提醒了，王大胆也被提醒了，大家就出了個主意：挑幾個年青的小伙子，帶上扎槍、西瓜刀，夜裏藏在大廟的暗角裏，看看到底是鬼是人，王大胆放了心。天剛黑李二邪就來攆王大胆去，王大胆和前兩天晚上一樣的大大方方的去了。李二邪照樣又把大殿門上了鎖。

天一陣一陣的黑起來，四五个青年小伙子，躲在廟的角落裏，天近二更，一個黑影子，穿過廟門一直向大殿撲去，走到大殿跟前，慢慢的上了房，在房頂上幌了兩幌就不見了。他們也一個一個的輕手輕脚的上了房，留一個人在地下放哨。他們在房頂上找到了一個黑洞，誰也沒有說話，側耳聽裏面的動靜。

天到三更，裏面又叮叮噹噹的打了起來，這回王大胆一點也不怕了，大聲的罵着，一面用刀猛砍，那鬼有些招架不住，一面往後

退，一面用刀搗，到了泥胎跟前，他又跳到天棚上去想往外跑，剛一露頭，三四把明光光的西瓜刀都舉起來，他急的喊出了聲：「饒命！」大家都笑了，王大胆也從天棚鑽出來，大家押着這假鬼往家走，一面審問他，才知道是李二邪用錢鑽出來的。第二天這消息就傳開了，方圓幾十里的人都知道李二邪的搗鬼。



『關公』和『周倉』

著者 王桂 冀 等

編印兼
發行者 太岳新華書店

定 價 每冊 元

一九四九年四月初版

1—2000